

罗 勋 著

根 问

——壮族研究论文集

远 方 出 版 社

根 问

——壮族研究论文集

罗勋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根 问 / 罗勋 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7

ISBN7—80595—568—3

I. 根 … II. 罗 …

Ⅲ.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2450号

· 长城文丛 ·

根 问

——壮族研究论文集

罗勋 著

*

远 方 出 版 社

呼市新星印刷厂承印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5

2004年7月第一版 200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95千 插 页：2

ISBN7—80595—568—3 / I.56

定 价：15.00元



作者简介

罗勋,男,1965年5月生于广西忻城县。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供职于广西来宾市委机关报,任副社长、副总编辑。曾出版诗集《等待鹊桥》(2000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

引言.....	(5)
一、壮族神话与壮族原始社会生活.....	(6)
早期的生活环境.....	(8)
社会形态及其衍变.....	(12)
部落战争.....	(21)
氏族时期的经济生活.....	(25)
二、壮族神话与壮族原始宗教.....	(30)
三、作为早期艺术内核的壮族神话.....	(46)
四、壮族神话链与壮民族命运的演化.....	(66)
结语.....	(78)

第二辑 我的眼睛看我的民族

一、壮族文化讨论.....	(87)
二、壮族对水稻栽培的贡献.....	(113)
三、对壮族文化与壮族命运的反思.....	(123)
四、壮汉开天辟地神话的比较.....	(131)
五、盘古神话的来源问题.....	(137)
六、麒麟山文化体系的构建问题.....	(146)
后记.....	(153)

自序

鸿雁尚且留痕于雪地，人活一世，总要在世间留下点什么印记吧？这是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我，经常思索又深感不安的问题。

回忆自己走过的这大半人生，在校学业用去了16年之多，特别是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后，大学城里一呆就是7年。吸着父母的血汗，吃着国家的粮食，研究着民族的语言文学，7年之后，除拿到了文学硕士的头衔聊以自慰外，竟没弄出多少名堂来。

在大学和读研究生期间，有幸师从民族感情深厚、骨气朗朗而又学识渊博的壮族研究权威梁庭望老师，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我与师兄们对壮族历史文化开始有了认识，并学会关注和思考壮族的命运、历史和现实。其间，尝试着发表一些幼稚的见解，但大抵是拾人牙慧而已。7年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为了养家糊口，进机关作过文抄公，下基层当过小干部，到报社作过小记者，忙忙碌碌度日子，竟把民族研究的钵盂丢了，大学的7年学习和生活经历恍若隔世。

我不知辛勤培养我们的梁老师，对我与师兄改行作

何感想，离开校园14年来，我对一直寄予我们深厚期望的导师心存愧疚，仿佛是心灵深处的一处暗伤。我为自己放弃民族研究，随波逐流，毫无成果而羞愧难当，以至有很长的日子竟然连给老师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

两年前，一位在京工作的师兄要办份民族学术刊物，向我发来了一封约稿信，像是对我狠狠地踢了一脚，使我在迷茫中猛然回首。我翻起箱底的旧文稿，如穿过时光的隧道回到大学的岁月；读着研究生答辩论文，我想起那些日子里伏案劳作的情景。工余，我将过去所写的东西加以修改整理；并决定在忙碌的生活中重新点燃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那份热爱。于是，我重整炉灶，挑灯夜战。

现在的这个集子，包括研究生期间我在刊物上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论文以及近两年来的陋作。我深知其中文字之浅薄，观点之青嫩，斗胆结集出版，是想为今后的研究找到一点前进的动力，就像将点滴之水汇于壶，在攀登路上用之解渴。

是为序。

罗 勋

2004年5月28日

第一辑

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

引 言

神话，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不过是民间口头创作的一种形式而已。但是，若将它看成一种文化现象，它在原始先民文化生活中却曾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就其内在本质来看，它并不是封闭的、孤立单一的，而是与原始人类精神生活诸方面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初民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的传说。”（茅盾《神话研究》第127页）可以说它综合了原始先民的历史、哲学、宗教、科学、道德和文学等各种社会意识于一身。

研究原始文化，神话传说是不可缺少的材料来源。而要对神话作深层次的研究，必须将它放到原始文化这一大背景中去考察；如果我们的研究仍停留在分割、单一的方法上，割裂神话与各种文化要素的内在关系，势必徘徊在浅层次的描述和猜测，难以深入。

美国当代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说过：“神话研究的目的，不只在其本身，而在于它们存在于其中的文化的其他方面的材料。”（《世界神话学理论文集》，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话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本文之对壮族神话作整体研究，就是把它们放置于壮

族原始文化这一大背景中，力图使他们接近原初产生的环境，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视角地进行研究。笔者选择了壮族原始社会生活、原始宗教、原始艺术等与壮族神话关系较密切的方面入手，走一条双向式的路子：一方面，以神话传说作为参证材料，对这些文化要素的一些奇特的层面作进一步探讨；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即通过这种探讨过程反过来对壮族神话作层层剥离，使研究走向深层，从而揭示出壮族神话各种离奇情节背后的壮族早期文化内涵，以探求壮族文化的源头及其流布的纵向脉络，为我们振兴当今文化寻找到某种规律性的流向，作为信息时代文化运动的导航。

一、回应：壮族神话与壮族原始社会生活

作为古代以现实为基础的、原始先民精神产物的神话，是人类在特定时代认识世界的足迹，它包括了原始先民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是原始社会生活通过一种观念的折射而表现出来的“历史的影子”。

马克思在谈到古代民族的思想历程时曾经写道：“……古代民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的。”^①在原始先民的世界观里，神话与历史是不可分割地互相渗透在一起的。在他们幻想的神的世界中，实际上包含着他们原始生活的心理表现和精神倾向。也就是说，他们神话中所描写的神的生活，实际上是人间生活的幻想

与折射式的再现。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认为：神话是原始先民思想进化的证据，是古代信仰的记录，是拥有它的民族的历史，每一个神话故事都有属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意义。⁽²⁾他指出：“神话是其作者的历史，而不是其自身内容的历史；神话记录的不是超人英雄的生活，而是富于想象力的民族的生活。”⁽³⁾我国神话学家谢六逸在其编译的《神话ABC》中指出：“神话的野蛮素，毕竟是神话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投射……。”茅盾也说过：“神话所述者，是‘神们的行事’；但这些‘神们’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而是原始人民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之必然产物。”⁽⁴⁾

如此说来，要对原始社会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作为原始先民意识载体的神话是不可缺少的材料。然而，我们看到，在研究早期人类史时，人们主要依赖于考古材料和史料记载，而忽视对神话传说这一原始文化材料遗存的深入研究；这样，仅凭有限的考古材料和更为有限的史料记载，在一些问题的论证上难免使人产生牵强附会之嫌。而记录了原始先民思想意识的神话传说等原始材料，是个浩瀚的海洋，它们以各种形式曲折地为我们研究和探索原始社会历史无限的秘密，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

由于历史上壮族没有形成过成熟、统一的文字，古代历史无法记录下来，在史料严重欠缺的情况下，壮族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就只能依靠考古材料，这自然是很不够的；要反映壮族古代史的全貌，除考古发掘资料和零碎的史料外，神话传说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来源。

本文，笔者正是基于这样的意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综合神话传说、考古、文献、民俗等几个方面的材料，对壮族原始社会早期的生活环境、社会形态及其衍变、部落战争、早期经济生活四个方面作深入分析和探究，并以此回观神话。

（一）早期的生活环境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壮族先民，属百越支系中的西瓯和骆越人，是岭南的土著。其活动以广西为中心，地域曾达广州以西，云贵高原，岭南山地以北和越南的北部地区。这么一大片地区，北回归线横贯中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高、雨水丰，夏热冬暖，夏长冬短，夏湿冬干，年平均气温介于 $17-23^{\circ}\text{C}$ 之间。新石器时代早期属冰后期或全新世的早期，当时全球气温升高，气候转暖，到距今大约六、七千年前达到最高峰。⁽⁵⁾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中国中部的长江、黄河流域，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年均气温相当于今日的广东，而且多雨湿热。那么岭南地区的气温便可想而知了。

岭西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河流密布，山多岭多，森林茂密，地壳的变动和特殊的气候使一地带形成了非常突出的喀斯特地形，在地面和地下水的溶蚀下，生成了无数的岩洞。早期先民们还没有能力自己建筑房屋的时候，成

千上万的石炭质岩洞就成了他们躲避风雨、抵抗猛兽的最好处所。广西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及中期遗址，绝大多数都是在岩洞之中，这说明，早期的壮族先民曾有过漫长的穴居期。《隋书·南蛮传》有这样的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獠、曰俚、曰僚、曰𡵓，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这样的事实，在壮族神话《姆六甲》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折射——姆六甲造了天地之后，又造出人类，造出各种生物，其生殖器特大，像个大岩洞，每当刮风下雨时，人和各种动物都躲进里面去……。(6)这一神话情节为我们探究早期先民穴居提供了佐证。又如神话《侯野射日》所述：由于十二个太阳的浩劫，“人们白天躲在岩洞里，晚上太阳落山了，才出来找东西吃。”(7)创世史诗《麽经布洛陀》中这样描述：(8)

“温托斗比叭，Fwn doek dueuj bigbyag

双逢更悬久，Song Fwngz goemq gwnz gyaeuj

暖口碌口敢。”Ndonj haeuj lueg haeuj gamj

意思就是说，在还没有学会造房子之前，人们在野外，当雨水“毕哩叭啦”落下来的时候，就用双手遮住头顶，赶紧穿进山谷，钻进岩洞中去。有趣的是，在神话《布伯》中，岩洞居然被象征地表述为“兄妹躲入葫芦之中”而免遭洪水之害，得以再造人类。（按“原形说”的观点，“葫芦”是以岩洞为原型的。这一推断在侏族神话《司岗里》中得到证实，“司岗里”有两种解释：山洞和

葫芦。)这一神话情节也折射了壮族原始先民穴居的事实。

由于气候温和湿润，各种植物终年生长，在广大的山区，河谷和平原地带，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热带林木，四季花果飘香，到处有飞禽走兽。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发掘的“柳江人”（广西博物馆的同志根据考古材料进行研究，认为“柳江人”和桂林的甑皮岩人与现代广西壮人在体质特征上有承传关系⁽⁹⁾）。遗址中，发现与“柳江人”头骨化石在一起的还有大熊猫、箭猪、中国犀、剑齿象、巨獭等热带哺乳动物的遗骨化石。这说明当时不仅植物繁茂，各种动物也非常繁多，采集和渔猎活动成为早期先民的主要生活之源。

但是，壮族先民生活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也深受经常出现的高温干旱、暴雨浸淫，洪水泛滥之害，因森林茂密及山高谷深，毒蛇猛兽孳生，瘴气弥漫，大自然的淫威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在壮族早期神话中同样能够得到反映。《布洛陀》中叙述：“那时，鸟有巢，蜂有窝，但人还住在岩洞里；在野外有时疲劳了，就像石头一样躺在山路旁，像柴枝一样，横在草丛里，不小心就给野兽吃掉了……。”⁽¹⁰⁾《麽经布洛陀》史诗中说，天地形成之后，有72种奇特的现象（为不吉利的征兆）出现：有360个恶怪，720个恶妖作孽，使得：

Vuengz guh haeux mbouj naek,

Vuengz guh byaek mbouj ngaz,
 Ranz Vuengz cai gyonj ndaej,
 Ranz Vuengz gyaej ma baenz

天下人被闹得难以安宁。这里所谓不吉利的征兆，妖呀怪呀，不过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形象化反映。

《特康射太阳》中有：“太阳和月亮在天上，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他们感到很寂寞，于是就结婚了，一下子便生出十个太阳来。十二个太阳同时出现时，大地热得像火海，当时有个正舂米的妇人，背上的孩子都晒死了……。”⁽¹¹⁾多么高的温度，多么神奇的想象！

当然，这些奇特的神话情节是生态的影响而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它们给我们提供的是间接的幻想式的图景。

时至今日，广西的环境与气候仍有这样的特征，时有洪水暴发，淹死人畜，摧毁房屋和农田，一九八八年七月至九月间的特大洪水即为例子。有时候连续几个月的高温天气，庄稼枯槁，人畜缺水，中暑而亡者时有所闻。壮族先民要在岭南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大自然的力量，有时可使整个民族以致整个部落濒临灭绝；看来，洪水几乎灭绝天下人的“洪水神话”并非没有根据，是洪害在先民们心灵上强烈震撼之后留下的“种族的记忆。”

人的繁衍，氏族和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大自然的淫威和人为的灾难交替侵袭，无法想象，早期的壮族先民是